

唐家岭 是位于北京五环外的西北旺镇,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此地距中关村等企业密集区较近,房租便宜。在这里租上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的单间,租金约在350元至700元每月,特别适合“北漂”初级阶段人群居住。也因此,当地聚集了5万名以上外来人口,包括1.7万名大学毕业生。唐家岭被戏称为“蚁族集聚地(大学毕业生聚居村)”。

在全国两会开始的前一天,三位女政协委员找到这里。在地铁歌手李立国和白万龙租住的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里,一曲《蚁族之歌》令政协委员何永智潸然泪下。由此,“蚁族”群体再次被推到舆论显微镜下。有网友直言:让“蚁族”住上一间廉租房,要比委员的眼泪实在得多。



一曲《蚁族之歌》令政协委员潸然泪下 IC图

“蚁族”要的不是眼泪,是廉租房

□快报记者 郑晓蔚

“蚁族”生存现状 哪里便宜搬到哪里

“那天政协委员突然到我们住处找我们,把我们吓了一跳,房东还以为我们犯了大事,提出要赶我们出门,后来才知道是过来调研‘蚁族’生活状况。”唐家岭村两兄弟李立国、白万龙说,“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唱歌这件事会闹得这么大。”

相比人前喧闹,两兄弟的生活显得有些落寞。“挑这里,只因房租便宜。”李立国告诉记者,为找到比原来180元/月更低价的房子,他们费时大半个月。

小屋摆放着一张不足1米宽、却得挤下两个大男人的简易床,两排7层砖和一块破木板组成的临时桌子,构成了这两位“蚁族”分子的“穴”。这里堪称北京最低价——每个月租金160元。

2008年,两兄弟搬到了这里,他们主要靠“唱通道”谋生,在北京地铁上下客最密集的地区东直门,这两名地下歌手每月扯着嗓子换来1000元左右的收入。

也是在这个离家两个小时车程以上的繁华地区,他们看到白领挤地铁挤成“照片”,每天的生活就像巢穴中的蚂蚁一样。2008年,在网络“蚁族”一词“灼热期”,他们完成了得意之作——《蚁族之歌》。“我希望在北京生活的‘北漂’们,不要放弃自己最初的梦想,蚂蚁虽小,意志却坚强。”31岁的李立国说,“希望眼泪过后,是永不放弃的坚强。”

22岁的白万龙则很矛盾,他坦言,看到李立国十年坚持一无所获,自己也常常心慌。

唐家岭村即将面临搬迁,下一个家在哪里,两兄弟并不确定,只留下一句:“哪里便宜,我们就搬到哪里。”

《蚁族之歌》 能否唱出“蚁族”春天

在政协委员到唐家岭调研后的第二天,一张坐在床上弹吉他的“唱哭政协委员”的图片,迅速在微博上热传开来。网友议论纷纷,有人为之打气,有人劝其回家。网友红叶仁说:“但愿唱哭全国政协

委员的《蚁族之歌》,能唱出‘蚁族’的春天。”

专栏作者韩浩月指出:“蚁族”有自己的歌,政协委员们也有自己的歌,由韩红、冯小刚等演唱的“政协委员唱政协”活动主题歌叫《我们》。其实,委员代表们更应演唱的是《蚁族之歌》之类反映民生疾苦的歌曲。

网友裴钰则对“蚁族”不抱同情,认为“没必要哭丧着脸”:年纪轻轻,艰苦创业,“蚁族”不丢人,不需要被人流泪怜悯。男孩子要有志气,不能这么情绪化。

“樱花蚊子”也认为:“既然自己选择到北京打拼,就得知道必须在‘人尖子’堆里求生存。有本事就混,没本事就走嘛。”

媒体对“蚁族”也分成了两派立场。《中国青年报》在一篇《“蚁族”不需要怜悯和悲情》的文中称:树挪死,人挪活,如果在大城市的“蚁居”生活压力太大,不妨换个地方。任志强说“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并非全无道理。不是所有大学生都理所当然地应生活在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也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出力。

中青在线则认为:对于“蚁族”而言,政府固然可以号召他们“认清现实”,回到中小城市去“享受生活”,可是对于一些一心想在在大城市创业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如何融入城市实现理想,政府就不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作者李根也呼吁保有“公平的就业机会”。“我并不反对个人的拼搏与奋斗,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没有岗位机会和市场需求的环境里,个人的努力与奋斗无济于事。而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市场竞争相对透明,至少还给‘蚁族’一点未来的希望。”

关心“蚁族” 就是关注中国未来

百度这么定义“蚁族”:他们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80后”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此类大学生在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从而聚居在城乡接合部,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

蚂蚁的特点,正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真实写照。

在动物界,蚂蚁算是“高智商”,拥有25万个脑细胞。而“蚁族”也具备“受过高等教育”的特点;蚂蚁属群居动物,这也与“蚁族”的生活特征相吻合。此外,蚂蚁还有许多容易被忽视的优点,比如蚂蚁拥有永不言弃的精神,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等等。而正是这些优点,与该群体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

一份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百万“蚁族”大军。“蚁族”一词首创者、北京大学博士廉思指出,“80后”已经分化为“富二代”、“海归”、名校精英和草根“蚁族”等多个层次,但每个“80后”都应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廉思认为,当“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加诸“蚁族”头上,他们比普通人有更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

廉思是第一位研究“蚁族”问题的学者。他认为,该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弱势群体大不相同。“蚁族”受过高等教育,会逐渐成长并进入社会的“准精英阶层”,而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常遭到冷遇,或自认为被社会鄙视、遭到不公待遇,那么当他四五十岁事业获得成功,他会如何看待和回报这个社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关心‘蚁族’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蚁族”留守 他们是为别人着想

根据廉思所牵头的调查组研究分析,“蚁族”产生的原因,既有国家就业形势严峻、大城市吸引力强大、大学生择业观相对滞后、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有差异等宏观因素,也有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生活成本低廉、追求群体认同等微观因素。

“有些人说让‘蚁族’回家。让他们怎么回去?”廉思说,据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他们是典型的‘穷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

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他怎么能回去?”

廉思对“蚁族”的留守选择表示理解,“你会发现这些选择几乎都是在为别人着想,很少是为自己。所以说,‘80后’身上体现了一些特别传统的东西。”廉思说,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80后”最真实的想法和生存状态,他们既不是人们以前所说的是“自私的一代”、“不负责任的一代”、“最放纵的一代”;也不是光鲜亮丽的“鸟巢一代”、“奥运一代”,他们有彷徨、有迷茫,他们也有坚强,同时又在为梦想打拼。”

“很多‘蚁族’对我说,他们的梦想是3年买车,5年买房。很多北京本地人都觉得难以实现这一梦想,尽管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蚁族’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但是如果3年以后没有车,5年以后没有房,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梦想破灭了,他们该怎么办?也许到那时,他们的悲剧才真正开始。”

“蚁族”期待 不是眼泪,是廉租房

对于唐家岭村两兄弟而言,他们也是在“为别人着想”。这次春节回老家,李立国差点没能回北京。亲戚朋友劝的、骂的、嘲讽的都有,最后是白万龙给李立国的父亲打电话,请求再给他们一年时间来证明自己。

“委员说想帮助我们解决就业的问题,但我们想一直把音乐的路走下去。”李立国说。

政协委员的到访让兄弟二人在短短几天之内“名声大振”,有热心网友还将哥俩“卖唱”视频发布到网上。但他们的生活暂时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变。

能与之一起落泪的政协委员,是具有历史使命感和忧民情怀的。那么,面对“蚁族”的诉求,她们除了同歌同哭外,能否给这部分弱势群体以“话语扶持”呢?

记者注意到,“被弄哭”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小天鹅餐饮集团董事长何永智已经对保障房的资金问题提出建议,建言保障性住房建设应引入社会资金的路走下去。”李立国说。

也许,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廉租房,能够有尊严地奋斗下去,这才是所有“蚁族”想要的。

众说“蚁族”

大学生考大学,一重要的目的就是留在大城市,找个好工作。但六百多万的大学生不可能都留在大城市,不可能都找到所谓的好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于是出现了大城市被边缘化的“蚁族”。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

我曾经也是“蚁族”。我住过单位办公室,跟人合住过,我是工作了15年后才有自己的房子。我最多一个月搬了三次家,而且太太还在怀孕。房价变化有个过程,我们应允许政府和专家研究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面对未来,现在的“蚁族”别着急,不要绝望,要不断地寻找希望。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陈道明

最近热炒“蚁族”,说什么同情、可怜之类的。但仔细想想,很多70后、80后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吗?为什么我们当初没有抱怨?

——中国国家地理新媒体编辑杨静

“蚁族”多数认为在大城市里才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呆在小县城可能荒废人生,“蚁族”的拼搏精神和闯劲可嘉。

——全国政协委员严琦

我并不赞成所有优秀的年轻人都拥挤在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城市里。“蚁族”应该立志多去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政府也需要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蚁族”到需要自己的地方实现自身价值。

——全国人大代表赵立欣

“蚁族”不可怕,可怕的是“短蚁”变“长蚁”,美好的人生经历成了一生痛苦的写照。

——上海高律师